

历年放飞自我的金球奖,今年透出“体现行业内部倾向”的稳妥,在正确的选择和保守的趣味之间

女性电影人在好莱坞取得有限胜利



一部彻底女性主义的电影,有女性对女性的犀利揭示,最终沉淀为女性之间的相惜和友爱。《伯德小姐》获得喜剧类最佳电影和最佳女主角,而电视剧奖项被《使女的故事》《大谎言》和《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等“娘子军”平分。图为《伯德小姐》剧照。

■本报首席记者 柳青

今年金球奖的颁奖结果再次确认,好莱坞颁奖季的前哨提前到了上一年八九月间的威尼斯影展——从提名阶段就很强势,并最终瓜分了最重要奖项的《三块广告牌》和《水形物语》,都是在去年威尼斯影展期间成为话题电影的竞赛片,当时,《三块广告牌》得了最佳剧本奖,《水形物语》拿下最佳影片金狮奖。在昨天的金球奖颁奖典礼上,《三块广告牌》连夺最佳剧本、剧情类最佳女主角和剧情类最佳影片,《水形物语》拿到更能体现电影风格和完成度的最佳导演奖。

金球奖有很多年不被当成奥斯卡颁奖礼的风向标了,这个由好莱坞外国记者协会主持的奖项和导演、制片人、演员等工会行业拉开了差距,在歌舞升平的年份里,每年初的金球奖颁奖礼被形容成“香槟和笑话的流动盛宴”,颁奖是请客吃饭的余兴。然而今年不同。频繁爆发的行业丑闻让整个颁奖季几乎瘫痪,性别歧视和性别暴力这两个严峻的议题让影视工作者前所未有地团结起来,态度比作品重要。往年花枝招展的红毯被长长的黑裙覆盖,有声无声、有形无形的抗议成了事先张扬的主题。

主持人开场就说,“今天在场的男士可以松口气,这是过去几个月来他们第一次可以不提心吊胆地听到自己的名字被提起。”在好莱坞工业面临结构重组的这个时刻,记者和电影工作者曾经若即若离的关系变得亲密起来,《纽约时报》甚至派出过普利策奖的首席摄影记者去拍摄金球奖典礼,这就不奇怪历年放飞自我的金球奖,今年的评选结果透出了“体现行业内部倾向”的稳妥意思。

金球奖提名名单公布时,受了一番争议,焦点在于最佳导演的5位候选没有一个女导演。过去的几个月里,随着不断有女性电影工作者发声,女导演的抗争和她们锐意的创作也成为一个重要话题。凯瑟琳·毕格罗拍出《底特律》,书写一个城市经历的荣枯,正面进攻“工业锈带”这个给众多美国人造成创伤感的话题。索菲亚·科波拉以《牡丹花下》获得去年戛纳影展的最佳导演奖,她以一种世故却保有了天真的眼光,打量一段女性被困的命运,她在影像中传递的慵懒诗意和对时间痕迹的敏感,让人心动。作为演员的格蕾塔·葛维格,表演风格里奇异地混合了纽约知识分子和法国新浪潮青年的气质,她导演的《伯德小姐》虽没有她做演员的《弗朗西丝·哈》出彩,但她把“少女长大未成人”的老掉牙命题拍出了少见的自嘲和通达,这是一部彻底女性主义的电影,有女性对女性的犀利揭示,最终沉淀到女性之间的相惜和友爱。如此种种被期待在颁奖季放出光芒的女性创作者,无一入围金球奖最佳导演,确实扫兴。于是金球奖的颁奖礼想法找补了。在电视剧颁奖环节,《使女的故事》《大谎言》和《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三支“娘子军”剧集平分重要奖项。然后,评委们把能给《伯德小姐》的奖——喜剧类最佳电影和最佳女主角都给了它。但愿我们可以把这些看作女性电影人在好莱坞的阶段胜利。

《三块广告牌》能拿到最佳剧情类影片,这是个有趣的讯号。论导演水准和视听层面的完成度,《三块广告牌》不如《水形物语》或《华盛顿邮报》。随着《银翼杀手2049》那种“丧”且“致郁”的美学遭到评论和观众的双重冷遇,《水形物语》是一部对主流电影制作更有启发和参考价值作品。这是导演德尔·托罗迄今最好的作品,他把个人的“宅男”趣味很好地平衡到惊悚和科幻的类型片元素中,以“源于类型、革新类型”的视听语言,创作了一个浪漫主义风格的成人童话。一个电影作者原创的世界,涵涌如洋流的影像语言,以及现实批判和思考的力度,《水形物语》几乎没有破绽地融合了这三点,而且导演用相对低廉的预算完成了这部“看起来很贵”的非典型类型片,这对陷入叙事资源和视听呈现双重困境的好莱坞主流制作而言,是个难得的正面案例。

在各地影评人和电影机构的2017年度榜单上,《水形物语》的出现概率远高于《三块广告牌》。然而目前看起来,

《三块广告牌》在美国国内的奖项评选中更得优势。这部作品的优点在于坚实的剧作和女主角强烈、真实、不留痕迹的表演。不过它在颁奖季竞争中更大的底气来自题材本身,编剧用黑色幽默的笔法,对美国小镇的生活和人情社会展开了一番狂欢节式的描绘——“小镇生活”是美国文学和严肃电影界的创作母题。《三块广告牌》在剧作层面的生动、丰富和批判性(当然这批判是仅限于白人族群的“内部矛盾”),结合女主角的优质表演,让它具备一部好莱坞颁奖季“种子选手”的标准面相。

在金球奖公布前,英国影评人在专栏里写到,欧洲同行们高度评价的《水形物语》和《逃出绝命镇》,在美国本国的环境里,这些作品触及的族群歧视、越界太过,是危险的,它们终将成为颁奖季抢镜的陪跑。现在看来,这预言正在实现。

相关链接

2018年金球奖获奖名单(主要奖项)

电影类

剧情类最佳电影:《三块广告牌》
剧情类最佳女主角:弗朗西丝·麦克道曼《三块广告牌》
剧情类最佳男主角:加里·奥德曼《至暗时刻》
音乐/喜剧类最佳电影:《伯德小姐》
音乐/喜剧类最佳女主角:西尔莎·罗南《伯德小姐》
音乐/喜剧类最佳男主角:

詹姆斯·弗兰科《灾难艺术家》
电影最佳导演:吉尔莫·德尔·托罗《水形物语》
电影最佳剧本:《三块广告牌》
最佳动画:《寻梦环游记》

电视类

最佳剧情类剧集:《使女的故事》
最佳喜剧剧集:《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
最佳限定剧/电视电影:《大谎言》

快评

在莫扎特面前,你我都是萨列里

——评沪上热演的法语音乐剧《摇滚莫扎特》

吴钰

法语音乐剧《摇滚莫扎特》终于来到了中国。各音乐视频App上的长留言、厚厚弹幕,社交媒体上刷屏的剧评、上汽·上海文化广场内外的排队长龙,也不过是对莫扎特荣誉的新点缀。不过,真正证明该剧成功的,反而是萨列里这个传说中毒死了莫扎特的反派角色,也拥有了惊人的粉丝数。如果根据人物登场时收获的欢呼和掌声分贝来判断,那么剧中萨列里的人气几乎和莫扎特不相上下,甚至在演唱代表曲目《杀人交响曲》等歌曲时,观众的激动犹有过之。

“悲伤已成为我的命运,因为我被迫与你分离……”由莫扎特谱曲的歌剧《后宫诱逃》中百转千回的咏叹调,在萨列里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也引发了让观众浮想联翩的爱恨纠缠。如果不了解莫扎特的生平,你会以为这是萨列里发现自己和莫扎特之间创作天赋的差距而妒忌。但仅此如此,凭什么获得那么多粉丝的共鸣与爱意?与其说剧中的萨列里是历史上的宫廷乐师,不如说他是当时乃至后世,无数普通人的化身。

莫扎特这个名字,如今可谓光芒万丈。无数文学影视作品争相献上赞美,将他视为彼岸至美和此岸欢乐的使者。除了“神童”光环外,大多数人或许都以为莫扎特是一个“坦率的可以信赖的人”、一个“快乐的天真的年轻人”(布鲁诺·瓦尔特语)。事实果真如此吗?1771年,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的女王玛丽亚·特蕾西亚写信给皇太子,不许他在宫廷中聘用“莫扎特这样浪荡的无赖及其同伙”。萨尔茨堡的领主科洛采多更称他是个“邋遢的家伙”,并告之“可以得到100个比他服务得更好的人”。浪漫主义者对莫扎特的憧憬,让许多难堪的真相都被掩盖了。以至于《摇滚莫扎特》中莫扎特的扮演者米开朗琪罗·勒孔特,他时不时做出的鬼脸、夸张鞠躬和跳跃被当成另类。这些“多动症”症状,才更接近莫扎特的历史原貌:“他即使在大清早洗手时,也在房间里蹦来跳去。一般状况下,他总是又动手、又动脚,或者在动什么东西,比如玩他的帽子、口袋、表链、桌椅,还经常用嘴做怪脸。”他的妻子康斯坦斯回忆录中曾这样写道。

偏偏是这样一个人,做出了所有音乐人,包括萨列里都没有勇气做的决定。当时乐匠依附贵族而生,提供进餐时欢乐的伴奏,地位还不如桌上的美食佳酿。1778年,父亲利奥波德就在信中告诫22岁的莫扎特:“你是由一个女人抱着、死在挤满受苦孩子的小房间的草褥上;还是像一个圣婴那样快乐地经历生活,享受尊敬和后世的荣光,为家庭备好了一切,带着名誉声望死去?”剧中的萨列里,还有更多的普通人面临类似的抉择。辞职或许能挣得一时尊严,生活境况却反而不如安安稳稳当“奴隶”。当莫扎特选择做一个敢于为自由而贫穷的艺术家之时,“我的幸福值什么?它是贫乏、污秽与可怜的自满!”萨列里的唱词中,展示出这位作曲家的纠结与懦弱。

相比之下,莫扎特就像《摇滚莫扎特》中《好事之徒》所唱的,他要成为“一个自由的思想者,一个好事之徒,一个令你们厌烦的人”。只是,敢资助这个作乱犯上者的朋友越来越少。1785年,莫扎特的作品虽然在宫廷中演出,得到的收入却只有萨列里的一半。剧中,萨列里高歌一曲《我沦为自己的胜利牺牲品》,眼中满是痛苦。而在《杀人交响曲》中的那把刀所指的方向分明是他自己,或者说是那个你我都有可能有所成就,却被迫与之分离的自己。

有太多文艺作品描绘过萨列里与莫扎特的竞争关系。传说中,萨列里是毒死莫扎特的凶手,还亲眼看着他的遗体送至墓地。毕竟,跳梁小丑总是用来彰显天才的不同凡响。但是,《摇滚莫扎特》不走寻常路。“我一直不能向你解释我的这种感觉,这是某种心里空荡荡的(这使我痛苦),一种永远得不到满足的渴望,因此从来不会停止,一直延续,还日甚一日。”这段话来自莫扎特生命最后一年向妻子吐露的心声。而舞台对此的展现,是让临场的莫扎特热切地喊萨列里“安东尼奥”,又用《纵情生活》袒露自己作为普通人的爱恨纠缠。他们握手言欢,成为该剧最感人的时刻。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写道:“我爱那些只知道为没落而生活的人。因为他们是在跨越者。我爱那些大权旁落者。因为他们是大崇拜者,射向彼方的渴望之箭。我爱那些人,他们像沉重雨点,一颗一颗地从高悬在天空上的黑云下降:它们预告着闪电的到来,而如预告者似地死灭。”这样的态度,对每一个生活在痛苦中的萨列里,做出了宽慰。

相关链接

法语版《摇滚莫扎特》虽然是充满热力四射的摇滚音乐,其中引用的莫扎特经典片段也不少:

- 降E大调交响协奏曲 安魂曲
 - A大调23号钢琴协奏曲,第二乐章 小星星变奏曲
 - C大调21号钢琴协奏曲,第二乐章 第10号交响曲,最终乐章
 - 第40号交响曲,第一乐章
 - G大调13号小夜曲,第一乐章
 - 11号钢琴奏鸣曲,第三乐章 单簧管协奏曲,第二乐章 《后宫诱逃》序曲 《唐璜》序曲
 - 咏叹调《悲伤已成为我的命运》,选自《后宫诱逃》(部分节选)
- 歌词选段《我在玫瑰中沉睡》
我恨那些玫瑰
就像恨我自己的呕吐
生活使我屈服
我又开始重新相信
那些已逝的梦想
祈望最后
敢于重拾
玫瑰的热烈芬芳
- 歌词选段《纵情生活》
既然终有一死
干脆纵情生活
得到的一切
只为有一天献出
既然终有一死
我将刻下这样的墓志铭
愿我们的欢声笑语
嘲笑了死亡 愚弄了时光

年度盘点

■本报记者 董薇菁

最新数据显示,在上海,去年走进剧场观看话剧的观众突破百万人次,人气直逼明星演唱会。各类演出主体数量多达1669家,舞台创作、剧目推广、人才培养、精品孵化一路迈上一个新的增长平台。

在刚刚过去的2017年,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投资制作的舞台剧《惊梦》以上座率90%的成绩,在爱丁堡艺术节上惊艳亮相,收获海外主流媒体的喝彩,《英国戏剧评论》甚至将其列为年度观剧单榜首,并收获了来自新西兰、美国、英国等多个艺术节的演出邀约。同样由上话制作出品的《大清相国》《起飞在即》等原创剧目,也在去年频频走出上海,面向全国演出市场。下半年,上话更是一连把十部经典剧目送上北京舞台。

上海的话剧界正发生的变化让上海戏剧学院荣广润教授欣喜,他认为,“一个繁荣且充满生机的市场生态未来可期”。他说:“我们的舞台和世界的舞台正不断缩短着时空距离。我们的戏剧艺术和百姓的衣食住行,正不断发生着‘化学反应’,碰撞出新的灵感、新的火花。”

大师频现,上海舞台成为名剧重要一站

沪上文青心中的“话剧地标”,位于安福路288号的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日前正式闭门谢客,进入为期一年的修缮工程。屈指算来,这座剧场已经陪伴了上海市民18个年头。有些业内人士还记得,剧场落成于各类话剧团体生存艰难、市场萧条的日子,而如今,安福路成了国内

有名的观剧热门地标,国际名导佳作频频登台上海,更是令人惊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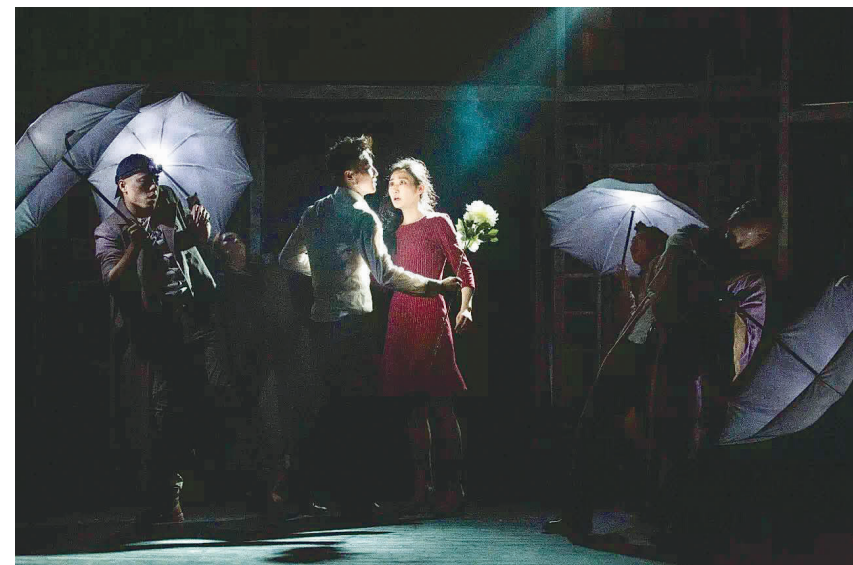
近年来,重量级的戏剧大师先后登台上海,彼得·布鲁克可算得上是来得最多、最勤的一位。继《情人的衣服》《惊奇的山谷》后,《摩诃婆罗多》又在去年的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上亮相,虽是原作时长八分之三的“精简版”,但该剧开票瞬间几乎秒杀一空。“这里的观众爱戏也懂戏,非常尊重创作者。”上海站演出给彼得·布鲁克的助手、导演玛丽海伦娜·伊斯坦尼留下深刻印象。

被誉为欧洲剧场大师的波兰导演克里斯蒂安·陆帕,去年首度和中国演出团队合作,以当代作家史铁生的作品为蓝本,创作了一部五小时时长的话剧《酗酒者莫非》。曾有人说,上海演出市场格外青睐商业戏剧,但这个马拉松式的严肃戏剧,非但没有“吓退”上海观众,反而收获了格外多的热情,演出途中,观众席始终满满当当,几乎无人中途离开。

“每次来上海演出,总有惊喜等待着我。”国内知名话剧导演田沁鑫将上海视为她的有缘之地。2017年,她又和上海戏剧学院展开深度合作,将即时影像艺术应用于舞台,并亲自指导在校学生,排出一部洋溢青春气息又富有探索意义的《狂飙》。中国国家话剧院每年在上海举办大

刚刚过去的2017年上海话剧市场观众突破百万人次——

一个繁荣且充满生机的市场生态未来可期



由上话艺术投资制作的舞台剧《惊梦》,在去年爱丁堡艺术节收获诸多赞誉。(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供图)

规模演出季也已成为常态。去年,由王晓鹰执导的原创话剧《兰陵王》、辛柏青领衔主演的现实题材话剧《谷文昌》均取得了不错的市场反响。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陕西人民艺术剧院、香港话剧团等多个名团,也纷纷将精品力作带到上海。

国有院团与民营院团齐发力,迎来人文戏剧的春天

“演出票秒罄”“加场次加座位”……这般火爆的情景,在当下的演出市场频频发生,但20年前却是无法想

象的。上世纪90年代,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一位老艺术家谢幕时,面对着空空荡荡的观众席,心酸得当场哭了。那个悲情的时刻,记录了上海话剧一段刻骨铭心的艰难岁月。

忆及往昔,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总经理杨绍林感慨颇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剧场落成后,我们确实度过了一段很艰难的时光。十多年一路走来,在这里已成为上海的一个文化地标,自营收入也占到了六成以上。我们拿了很多奖,也拥有了很可观的观众数量。但我们得到这个奖或那个奖,其实都不如观众的口碑和夸奖。”

过去,从企事业单位包场,到送票也无人问津,慢慢地,开始有观众掏腰包买票,到如今观众已经习惯于提前一年买明年演出的票,这个消费市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制作团体意识到,必须一手抓剧目质量,一手抓市场营销,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因为懂得欣赏艺术,尊重艺术,一批真正消费话剧的观众群体由此诞生。

“我爱看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阿加莎系列’悬疑剧,但近年来,像《大清相国》《异乡人》这样的一批原创历史题材剧目,现实题材剧目,我也非常喜欢。”资深戏迷汤之定向记者列出了他的“片单”,几乎每周都会骑上单车去看上海

话剧艺术中心排演的作品,50多年来风雨无阻。

“观众们愿意为严肃创作、主旋律创作买单,这非常难得。”荣广润说,纵观上海近年来的话剧创作,在保证较高观赏性的同时,又保证了较高的艺术价值,尤其是人文戏剧和现实题材原创作品表现突出,社会效益极佳的同时,票房也可圈可点。国营剧团和民营剧团,大型和小型演出团体互相联动,创作了一系列真实、动人的现实主义佳作,使得上海话剧舞台走向具有内涵的“丰富多元”。

在话剧市场中,上海的民营剧团充满活力与活力。2011年起,上海市对民营剧团设立每年500万元专项资金,2016年这一资金加码到800万元,扶持力度更大、更深。从过去在票房市场拾遗补缺,到逐渐在演出市场挑起大梁,上海现代人剧社、锦辉剧社等民营创作团体逐渐树立了自己的品牌,得到观众的认可。不久前,他们还以展演的方式,将沪剧《绿岛情歌》、话剧《永远的尹雪艳》《汇贤坊》、儿童剧《新葫芦兄弟》以及音乐剧《致命咖啡》等优秀剧目目送上北京的舞台。上剧场在徐家汇美罗城揭幕两年来,导演赖声川创作不歇,在2017年甚至打造了“上海专属版”的《暗恋桃花源》,将上海视为其最重要的创作之地。